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八十四

六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修撰臣

黃

軒

膳錄監生臣黃

琮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八十四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寧十年八月戊寅朔定武軍留後承裕為寧武軍節度使詔河北路體量安撫安燾應被水災民並就高阜賑濟安存令提點刑獄韓正彥同張茂則劉璿先相度曹村決口下流利害以聞

月末河又決榮澤

降權廣南西

路轉運使司封郎中李平一為屯田郎中監廬州鹽礬
務前太常丞直集賢院蔡睦落職為太子中允服闋與
監當權發遣福建路轉運判官太子中允周沃為光祿
寺丞送審官東院並坐師出安南措置乖方及漕運不
職也朱本移去年十一月癸酉詔入此以為平一等被
罪之因今依墨本蓋平一等被罪不但緣此詔所
指運夫未足一事也 詔前權判將作監范子奇向宗儒各展磨

勘二年丞徐大方曾孝宗提舉監修使臣王範等五人
並奪元授恩銜替坐修中太一宮正室殿柱朽壞也初

子奇等欲宮速成以濕木為柱至是易腐損者凡三十
上批訪問河北州軍諸軍以營房為水壞移於他處
存泊或已遷入營者人賜米有差即壓溺死者賜其家
錢有差不能瘞者有司主之

已知詔河北京東轉運提舉司體量被水民戶未納夏
稅并諸欠負役錢當倚閣蠲減數及水退給借糧種次
第以聞又詔安撫司賑卹并察刑獄繫禁開封府界准
此

辛巳兩浙提點刑獄司言廖恩千餘人在信州界未獲
今調發保甲防托準備捕殺及於逐路保甲分番戍守
上批東南之民雖近聯以什伍然未嘗教之武事驅以
扞賊實難收功徒廢生業並令放散江南福建路亦依
此 入內東頭供奉官勾當御藥院李舜舉言先差隨
安南行營大兵進討蒙改兩官今宣撫使副皆被責乞
罷臣職任重行黜責詔舜舉追所轉兩官更奪寄資一
官東頭供奉官劉惟簡韓永式以走馬承受回各轉兩

官亦追一官 賜塞胙城縣韓村決河役兵特支錢初
都水監言滑州韓村埽河溢水行隄外已牒同判監劉
璿丞耿琬勾當公事陳康民提舉固護至是功畢也

壬午遣監察御史裏行黃廉鞠前知慶州范純仁于寧
州以永興軍路鈐轄种古言前知環州嘗與純仁爭辦
蕃部等事因此遂挾情摭拾嘗配流編管人邁布等防
送過慶州遂留住於寧州置獄而知寧州史籍乃純仁
累曾薦舉者必恐別致誣陷故命廉劾實廉亦以常被

純仁薦辭乃遣御史彭汝礪又以母老辭以御史臺推

直官遂寧馮如晦代之

元豐元年五月戊戌獄竟秦觀送馮如晦為陝西提刑序云上

即位之明年有詔侍從之官各舉部使者二人故龍圖閣直學士滕公與二三耆老皆以馮侯叔明應詔即日除陝西路提點刑獄公事觀嘗問於滕公曰馮侯何如人公曰有守君子也觀曰何以知之公曰昔高平范公之帥環慶也環將種古以寧守史籍變其熟羌獄上書訟寃且言高平公不法者七事朝廷疑之即寧州置獄而馮侯以御史推直實奉詔往訊是時高平公言事去執政有惡之者欲中以危法久矣此獄之起人皆為懼及馮侯召對神宗曰帥臣不法萬一有之恐誤邊事然范純仁有時名卿宜審治所以遣使者政恐有差誤耳即賜緋衣銀魚馮侯拜賜出執政謂曰上怒慶帥甚君其謹之馮侯曰上意亦無他因誦所聞德音執政不悅

及考按連逮熟羌之獄實不可變而古所言高平公七
事皆無狀附置以聞執政殊失望會史籍有異詞詔遣
韓晉卿覆治執政因言范純仁事亦恐治未竟願令晉
卿盡覆神宗曰范純仁事已明白勿復治也獄具如馮
侯章於是籍古皆得罪而高平公獨免執政大不快未
幾高平公復為鄰帥所奏謫守信陽而馮侯失用事者
意亦竟罷去繇是言之非有守君子而何范純仁言行
錄云環州太守劾熟羌為盜獄具朝廷貸其命流南方
罪人聲冤帥府曰我實非為盜者公送他州辨治果非
盜環守避罪訟公挾私情以變獄意欲朝廷不按治而
逐公神宗遣臺官就寧州置獄劾治甚峻卒無私狀可
推環守自坐誣告抵罪公雖得辨廊延帥陰奏公擅回
宥州牒有違慢情罪坐是落直龍圖閣知信陽軍八月
五日御集永興軍路兵馬鈐轄种古奏前任知環州其
經畧使范純仁挾情摺拾於寧州興獄知寧州史籍受
純仁舉薦必恐別有非辜乞移於別路州軍根勘御批

可差御史黃廉并近付提刑司取勘事於寧州置司一處根究勘劾具案聞奏時政記五日知潁州岷州團練使高遵裕知慶州前知慶州范純仁遣監察御史裏行黃廉就寧州置司取勘以永興軍路兵馬鈐轄种古言前知環州嘗與純仁整會錯了蕃部公事共七件純仁因此遂挾情酬嫌捃拾耳因配流編管人邁布等防送過慶州留住遂於寧州興獄其知寧州史籍又是純仁部下累被薦舉必恐別有非辜故事命廉以劾實也

岷州團練使知潁州高遵裕知慶州 司封員外郎

集賢校理權知曹州劉攽太常丞集賢校理提點京東路刑獄李清臣並為國史院編修官既而御史蔡確言攽昔在館中擲帽為戲不可任史職宰相為辨之持奏

不下放亦以久廢筆硯為辭乃換開封府判官

換開封判官乃

八月二十五日今并書

詔已獲廖恩促王中正赴闕

七月九日遣中正九

月二十三日到闕

癸未遣權判三司都磨勘理欠憑由司黃堯允同河北

轉運判官汪輔之救護澶州有奏稟不及者便宜施行

以河決逼城也 詔入內副都知李憲權遣秦鳳等路

轉運副使趙濟同經制熙河路邊防財利許舉勾當公

事文武官五員如事干經畧安撫司即連書以聞

十二月十八

日 卿延路經畧使呂惠卿言準樞密院札子環慶路

經畧司牒根究並無擄畧夏國孳畜迴宥州未當令追
還聽旨前此迴牒已付西界詔新知慶州高遵裕詳宥
州牒密追捕作過首領禁劾其隨從蕃部並免罪存撫
勿致生事根括所畧西界孳畜并命價歸之

元豐元年
閏正月丁

酉可考二年五月二日遵
裕坐責此時遵裕未到

慶州龍神衛四廂都指揮

使燕達言昨為安南副都總管蒙授榮州防禦使權領
步軍司乞追寢詔安南征討措置垂方總制軍事專在

郭達燕達聽主帥節制及攻取廣源州決里隘富良江
各有戰功不許辭 錄左班殿前令修己子命奴為三
班奉職賜名求應以安南招討司言修己攻廣源州過
兜頂嶺遇賊數千苦戰破之攻決里隘率先鋒奇兵與
賊鬪斬六十六級後以病死故也 太原府司法參軍

館閣校勘中書刑房習學公事范鏜為大理評事權檢
正刑房公事以編修貢舉勅武畢也 詔提舉三司帳
司勾院磨勘司擇資任稍深者秩在判官之上 又詔

福建路體量安撫檢正中書孔目房公事屯田員外郎
劉定送審官東院差通判衢州權發遣提點兩浙路刑
獄太常博士楊景略降一官定坐久於衢州稽留朝命
景畧輕率張皇既賊非本路擅揭榜許人殺併故責及
之五月丙子定體量福建十一月庚戌劄與定罪狀賜知定州薛向及都總

管劉永年等獎諭勅書特減磨勘年及賜絹有差以修

完準備九軍十萬人甲仗了畢故也

四月三日

丙戌詔河北東路京西路體量安撫安燾改河北路以

中書言兩路盜賊衰止仍被水災宜各委官賑卹故燾

專安撫河北續詔監察御史裏行黃廉為京東路體量

安撫

舊紀書監察御史黃廉體量安撫京東路新紀不書

廉嘗言都檢正俞充結

納中人微幸富貴不宜使佐具瞻之地并言王中正任使

太重恐為後憂又面論之甚切上曰人才蓋無類顧駕

馭之如何耳廉對曰雖然漸不可長聖人長駕遠馭故

四凶在朝不廢時雍彼皆才器桀然過人任使稱意為

後世慮故放殛之耳上曰且置此事河決曹村京東尤

被其害今以累卿庶既受命條舉百餘事大畧䟽張澤
樂至濱州以紓齊鄆而濟單曹濮淄齊之間積潦皆歸
其壑郡守縣令能救災養民者勞來勸誘使即其功發
倉廩府庫以賑不給水占民居未能就業者擇高地聚
居之皆使有屋避水回遠未能歸者遣吏移給之皆使
有粟所灌郡縣蠲賦棄責流民所過毋得征筭使吏為
之道地止者賦居行者賦糧憂其無田而遠徙故假官
地而勸之耕恐其殺牛而食之故質私牛而予之錢棄

男女於道者收養之丁壯而饑者募役之初水占州縣
三十四壞民田三十萬頃壞民廬舍三十八萬家卒事
所活饑民二十五萬三千口壯者就功而食又二萬七
千人得七十三萬二千工給當牛借種錢八萬六千三
百緡歸而論薦士大夫後多朝廷所收用云

此據黃庭堅所為行

狀或自今以累卿下並削去只作注字附見可也緣各
隨月日如張澤疏治乃係明年六月七日不應總載於
此

上批手詔川茶一司創置雖久未能就緒儻非得
材智詳敏之人益以事權延引歲月不惟坐失厚利兼

恐必無所成昨自一二姦回造意傾搖其法愈更隍机
賴朝廷隨事懲艾得就小安觀方今在彼人情亦未肯
服職退聽苟不大為考察措置經久必壞近雖差李稷
代劉佐領其事風力强果固已可仗然權勢輕小必未
能勝為邪害公之朋可依李杞例兼三司判官仍委權
不限員舉劾違法奉法官吏俟一二年課入登羨事有
條理却與裁節庶一方邊費有以取辦每歲不假度支
供億

戊子樞密院委張茂則劉璿選便道口岸繫橋以河水壞澶州橋故也茂則等言北使驛路可以出澶州之西黎陽由白馬縣北可相度繫橋從之詔給河北東路

坊場錢十萬緡付轉運司增修霖雨所損州縣城倉庫等後又賜體量安撫司齋郎助教勅牒十五修完又賜常平穀三千石賑濟避水第四等以下戶權發遣兩

浙轉運副使蘓泮言今徃界首提舉防托投首兇賊廖思等體間得正賊始初不多後來旋添人數若是自有

家業田疇可以度日即必願為良民皆緣日給不足逋欠官私債負或小竊私鑄及興販私商違禁之物常蹈此險途所以搖足即入賊黨一旦若出投降不免却作舊態其販茶鹽私鑄及小盜即動罹禁網逋欠者例遭決捷枷錮由此且在賊中庶幾日得飽食以理推之無圖闕食之人惟患賊人不納若賊人多有糧斛即徒黨極易倡率乞下安撫司於災傷地分厚加賑卹及令州郡問民疾苦倚閣逋負并賊黨先投降人立定賞格支

與錢米或有日前負犯皆與放免詔高遵一取問賊徒

有無欠官物具析聞奏

此據時政記十一日事高遵一後來如何具析當考

鎮

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安石再上表請以本官充集禧觀使詔荅不允仍遣安石弟權發遣度支判官安上
賞詔往賜之

己丑召輔臣觀穀于後苑 秘書監集賢院學士蘇頌

為遼主生辰國信使西上閤門使英州刺史姚麟副之
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劉奉世為正旦國信使內藏庫副

使張世矩副之故事使北者冬至日與北人交相慶是歲本朝歷先契丹一日契丹固執其歷為是頌曰歷家算術小異則遲速不同謂如亥時節氣當交則猶是今夕若踰刻則屬子時為明日矣或先或後各從本朝之歷可也北人不能屈遂各以其日為節使還奏之上喜曰朕思之此最難處卿對極得宜因問契丹山川形勢人情向背頌曰通盟歲久頗取中國典章禮義以維持其政令上下相安未有離貳之意昔人以為匈奴直百

年之運言其盛衰有數也上曰契丹自耶律德光至今
何止百年頌曰漢武帝自謂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雖
久勤征討而匈奴終不服至宣帝呼韓單于稽首稱藩
唐自中葉以後河湟陷于吐蕃憲宗每讀貞觀政要慨
然有收復意至宣宗時乃以三州七關歸于有司由此
觀之北方之叛服不常不繫中國之盛衰也

此據詔旨
頌傳附見

新傳削
去當考

上批英州編管人鄭俠元犯無上不道情至
悖逆貸與之生已為大惠可永不量移以刑部用赦請

量移中書奏移陝鄂州故也於是檢正中書刑房公事
劉奉世展三年磨勘校正提點五房公事及刑房堂後
官點檢房並等第上簿罰銅展年降名仍詔中書自今
入奏勅劄批狀並候印畫出方得書押判刑部司封員
外郎胡援前權同判刑部太常丞王子韶並降一官援
并法直官成珣替坐陝叙理援等定陝所犯為稍重
當量移鄂州中書不俟畫可輒行故皆責之

庚寅秦鳳等路轉運司言秦州學田瘠而歲課不入乞

易營田以贍學者從之 詔定公主遇大禮奏薦條此據

會要八月十

三日事當考

辛卯上謂新知潭州謝景溫曰已令張山甫於潭州團練五千人且須招填足之南方少得力兵官廖思小寇巡檢縣尉以數千人守之無向前者賊本不至此皆玩寇所致也 知衛州司農少卿魯有開言本路值黃沁兩河為災民乏食已用緩急關乏條借給常平錢穀乞與免息詔自今寬剩役錢毋得給借有開違法貸民特

釋罪有開宗道從子新法初行有開知南康軍代還宰
相問江南新法如何有開曰新法行未見其患其在它
日也坐所言乖異使通判杭州 詔輪差開封府界京
東西三將軍馬赴秦鳳熙河路駐泊代在京戍兵歸營
候及三年却以在京元差人承替自今准此互差

壬辰賜滎澤埽治河役兵特支錢 詔永興秦鳳路各
借熙寧十一年分鹽鈔三十萬貫熙河路二十萬貫付
轉運司乘歲豐廣置邊儲

乙未詔提點福建路刑獄太常少卿徐總送審官東院坐不能督官吏剪除賊盜及奏報誕妄也

丙申詔知雄州四方館使王道恭罰銅二十斤通判殿中丞趙燮降一官坐兼領屯田司職不豫計蓄稻田水及放水入塘灤故也 詔開封府界提點司河北東西

路體量安撫司視州縣水災多寡人戶未納稅役倚閣或令貸借及應予賑卹刑獄禁繫差官吏等事並相度施行 修國史院編修官知諫院黃履言伏覩宰臣吳

充奏修史官以下不得獨上文字即不說言事官伏緣
臣係知諫院未委合與不合隨例獨上文字詔除諫職
言事外其干修史事即依修國史院已得指揮

時政記
十九日

事

己亥提舉捉殺福建路盜賊彭孫言廖恩等已降除安撫司釋其脇從外賊黨凡九百八人管押赴京次詔恩徒黨有不願赴闕者令江南福建路提點刑獄司給公據放內凶惡不可留本路或嘗殺人難以還鄉者分派

江北就糧本城願填雜犯軍分者聽捕盜人等暴露在外鬪敵有勞者保明以聞諸路提點刑獄官別無會議事更不前去 右贊善大夫剡刷發運司錢帛呂溫卿言觀河北分為東西路其於監司巡按點檢甚便至於通融移用之法則不能無害如東路出絲綿紬絹西路饒材木鐵炭而有無不得以相通用度不得以相補欲乞如江淮發遣使之法於北京特置河北京東西路都轉運司選重臣以領使事應合通融移用財賦課利按

察郡縣事件等委四路都轉運司通管專以經制邊計
為任北邊之財庶可以充足

時政記

庚子詔國子博士開封府推官宋靖國知密州以御史
知雜蔡確言靖國人物庸下衆所輕鄙因緣附託久官
京師乞別與一閒慢差遣故也 三司請今後御前及
太皇太后宣旨內降取索事干急速及常須器用酒醴
茶藥之類先次施行以條覆奏從之

辛丑分命輔臣祈晴 保州保塞縣增置縣丞一員

時政

記

賜知濮州屯田郎中閻丘孝直獎諭勅書以曹村河決濮人不前知一夕注城下孝直倉卒率官屬役禁兵築護城隄救護有勞故也即以孝直提點福建路刑獄權發遣三司使李承之言三司近歲以來財貨匱乏為甚計月支給猶懼不足以承平百餘年當陛下緝熙庶政之日國用如此可不深慮夫國無三年之蓄國非其國况無兼月之備乎此則有司失職因循苟且之罪也惟深思邦計之重詔股肱大臣謀所以理財經久

之術詔三司使副同講求理財經久之術具利害條畫以聞其後三司言在京官司應支用係省錢物並令關由三司發運轉運提舉鑄錢鹽事等司及州縣於三司所統者違慢不職許行勘劾事理重者奏乞先行衝替若職事修辦乞行獎擢諸路上供不足或年計不備許選官體量或因朝廷差官出入許就委點檢錢穀公事並從之

新本自其後以下並削去以爲三司所言並非理財利害也

詔築廣州東

西中城

壬寅前西染院使李寔復舊官錄其子為三班借職賜名渥以與廖恩戰死也 詔潭州置一將及增武臣一員駐全州提舉訓練全邵永州准備應援廣南西路軍馬

癸卯知冀州庫部郎中宋昌言判都水監

書此可見前貶之誤

甲辰詔内外待制以上及臺諫官發運轉運使提點刑獄轉運判官各舉文臣才行堪升擢官一員令中書審察隨才試用毋得舉館職及兩府若已之親從監察御

史黃廉奏請也廉以為一人之智不若十人十人之智
不若百人此有餘不足之辨也成天下之務莫急於人
才願責兩制近臣監司郡守各薦所知一人陛下因所
舉而任之於其能否成敗之際亦足以知天下之大吏
所以事陛下者上用其言故有是詔於是應詔者百餘
人廉又言勢孤地寒遠跡下僚者既得名聞於上願詔
中書審察其能而用之則急才之詔不虛行於天下

新紀

云詔侍從臺諫監司各舉文臣有才行者一人毋得舉
館職及兩府若已之親舊紀但止一人字以下不書黃

庶以為一人至於天
下皆行狀語或削去

權京東轉運使王居卿乞改制

連三竈用薪芻至少而見功多乞下其法諸路從之

乙巳詔左班殿直平遠勒停免追官右班殿直劉贊衝
替先是郭逵言在富良江苗履報蠻賊遁去尋約束管
押先鋒奇兵東頭供奉官王進候繫浮橋畢以次進兵
進等急切即以棧渡江致兵勢斷絕衆寡不敵為賊壅
落江岸顯違節制平遠劉贊不能策應於法當誅緣王
師攻廣源州破決里隘遠贊先入賊有功故有是命

丙午詔三司借支錢三十萬緡於京師置場買賣鹽鈔以制置解鹽使皮公弼請復范祥舊法平準市價故也權御史中丞鄧潤甫言福建路羣盜竊發殺掠人民州縣不能逐捕卒煩朝廷出兵遣將既又為之蠲賦息役以安一方甚大惠也然臣竊聞閩粵之地山林險阻連亘數十里無賴桀黠輕死冒利之人比於他路為多大抵以販鹽鑄錢為業故能結連黨與動以千數州郡兵衛寡弱莫能抗禦今朝廷儻以廖思為已降因遂泰

然不顧則恐桀黠之人乘間投隙將復有躡恩之迹而
發者此不可不預慮也乞下本路監司博詢衆議措置
鹽法利害或許通商至於鑄私小錢亦多為禁防其控
扼州軍宜少宿兵衛務以消散惡黨惠安元元或以監
司為不足獨任自可遣使專總其事詔福建轉運使蹇
周輔相度經久利害以聞

元豐元年六月二十九日周輔云云

是月河決鄭州滎澤埽

此據本志附見月末

九月己酉提舉成都府等路茶場司李稷乞應干本司

職務措置申請辭訟等事他司毋得干預如處置有屈抑許經監司申理從之仍不隸都提舉市易司其茶場司亦罷兼秦鳳路市易司詔東自信安保定軍雄霸

莫州西至順安

按原本作安安今據宋史地理志改正

廣信安肅軍保州

塘樂民有漁船者並置籍給牌蠲其日納錢

庚戌詔河決泛濫民田者官為疏畝被災縣放稅賦老幼疾病不能自存者日給口食 贈棣州團練推官邵雍秘書省著作郎賜粟帛以知河南府賈昌衡言雍行

義聞於鄉里乞贈卹也宰相吳充請於上賜諡曰康節

要錄雍為人坦夷不為絕俗之行自天地運化陰陽消長皆以數推之雍初與常秩同召

雍竟辭不起士大夫高之

按雍子伯溫記雍卒後十年韓絳知河南府為雍請諡

議則歐陽棐所作與朱史本傳不同當考

辛亥詔岐王顥為南郊亞獻嘉王頽為終獻

壬子詔宗室嫁娶不得與雜類之家為婚雜類謂舅曾

為人奴僕姑曾為倡并父祖係化外及見居緣邊兩屬

之人其子孫並不許與皇家袒免以上親為婚

此據政和會要

熙寧十年九月五日事實錄於明年八月二十四日乃書但比此尤詳是或申明也正月九日權監察御史裏行彭汝礪言訪聞徐州進納人石有隣以男與宗室同管勾宗正事宗惠女二人議婚有隣以財雄於鄉其母倡也乞賜停罷加責宗惠詔京東東路轉運司體量詣實以聞五月二日權監察御史裏行彭汝礪言訪聞有旨罷宗惠石有隣婚事宗惠近屬職在宗正恩榮備極宜思所以表正宗室以對列聖之休寵而嗜利苟賤貽朝廷羞伏乞特賜賤責以懲貪冒

先是同管勾宗正事宗惠有女嫁徐

州進納人石有隣之子其母倡也御史彭汝礪奏乞停婚并責宗惠詔京東東路轉運司體量既得實遂罷之汝礪又奏乞深責宗惠因言皇族雖服屬已踈然皆宗廟

子孫不可使閭閻下賤得以貨取願立法禁止故有是

詔

曾肇誌彭汝礪墓云同管勾宗正事宗惠有女嫁徐州進納人石有隣之子汝礪乞停婚加責宗惠時政

記在正月九日并五月二日與墓誌稍有不同今參取修入八年十一月甲申世開嘗建請今乃降詔

以舊司農寺賜故燕王曹玘家

癸丑錄蕃官皇城使榮州團練使包順子東頭供奉官

嘉卜卓為內殿崇班 詔諸河倉納粟至次年支給一

石破耗一升歲加一升至八升止 知延州呂惠卿請

以經略司封樁錢二十一萬餘貫乘時糴斛斗許以錢

依價兌支其錢却依舊封樁從之

甲寅都大提舉在京倉場沈希顏奏熙寧三年河倉所支糧料凡三百六萬二千斛至九年支四百五十萬上批可令檢正官子細取索排年比較近歲增多緣由以

聞遂差罪仲衍

此據御集不知仲衍後來比較如何

乙卯環慶路經略司言慶州西谷寨稱有人侵入西界殺奪人馬今欲落下殺奪人馬事止據西人侵入漢界射傷熟戶因依回牒宥州從之詔諸官司承准傳宣

內降與奏請及面得旨事無條式者申中書樞密院覆奏例不應申而輒申者准直批聖旨勅科罪諸房失檢勘受而施行者亦如之上殿進呈文書並批送中書樞密院不得直批聖旨送諸處違者承受官司繳連以聞即非理干求恩澤及乞原減罪犯者中書樞密院奏劾之

舊紀書詔應傳宣從中批降及面得旨事無法者中書樞密院覆奏若有所干求規免仍劾奏之新紀同

詔供備庫副使李孝孫東頭供奉官閤門祇候管偉錄子孫外各更與一人三班借職以赴安南行營病死

也 賜京東西路轉運司軍儲五萬石

辛酉詔鎮戎德順軍各置都監一員 詔在京權住修

造七年

八年二月丙戌己酉
權停七年指揮當考

壬戌上謂新知慶州高遵裕曰元昊不於環慶作過非
為險阻蓋以烏池在彼藉青鹽以助費今但謹備不可

專恃險固遵裕留京師半月上批令閣門只今催押出

門

催押出門十
月三日御集

侍御史知雜事蔡確言定勘疏濬黃

河運河事推究本末事連諸州縣河埽官吏不少若盡

繩以法不惟所劾者衆亦難結絕乞不問罪從之

五月庚午

確初受命定奪衛州運河及疏濬黃河恐此奏請但乞不問衛州運河官吏耳不及疏濬官吏更須考詳或只是免河埽官吏運河乃程昉所作熊本墓誌可考元豐元年正月己巳熊本責

癸亥以屯田郎中侍御史周尹提點荆湖北路刑獄先是尹上言成都府路置場權買諸州茶盡以入官最為公私之害初李杞倡行敝法奪民利未甚多故為患稍淺及劉佐攘代其任增息錢至倍無他方術惟割剥於下而人不聊生矣大抵在蜀則園戶所苦壓其斤兩支

錢侵其價直在熙秦則官價太高而民間犯法不可禁止又搬運不逮糜費步乘堆積日久風雨損爛棄置道左同於冀壤無所至不通客旅惟資無賴小民結連羣黨持仗私販虧失征稅茶司認虛額又侵盜相繼刑罰日滋致數千里之害可為深慮臣頃在京師傳聞其事既未詳盡安敢輕議今受命入蜀所至體問乃知買茶為害甚鉅有知彭州呂陶知蜀州吳師孟等論奏可以參驗往者杞佐繼陳苛法即信用其言曾不略加參考

今議者條其利害悉皆明白未即采聽何勇於興利而怯於除害乎臣願勅有司速究權茶之弊俯徇衆論寬西南之慮又曰竊詳朝廷之意未欲遽罷茶禁者必以熙河路買馬年計茶最為急耳但通商之後舊來諸路茶稅年額錢總二十九萬餘緡先已復故即可委逐路轉運司一面管認赴熙河路外有見今官茶所在州縣堆積極多足支數年買馬自今商旅販秦州熙河路茶必能有備臣體問廢罷改革事皆商旅所願望速下本

路逐處根究臣之所陳有實即乞罷榷茶之法許通商
買賣以安遠方尹還未至都而有是命

呂陶奏已附五月二十一日吳

師孟奏當考今師孟墓誌亦不載此本志云是時蜀人侍御史周尹以非茶法罷之

甲子廣南西路經略使言邕州遷隆鎮監押鄧甫稱疾
擅離官守乞遇赦降不原從之

乙丑知太原府韓絳乞精選才臣令與臣及監司置局
於太原府講求和糴利害詔權發遣戶部副使陳安石

乘驛同轉運司講求利害以聞

元豐元年閏正月一日遣陳安石絳始建議在

熙寧九年十月十四日

詔改名汴河上流北門曰宣澤舊汴河

下流水門南曰上善北曰通津上流水門南北皆曰大通故改今名五丈河下流水門曰善利而上流水門舊無名賜名曰永順

御史彭汝礪言聞七月廖恩涉貴

溪信欵及饒皆警本路提點刑獄蘓澄畏恐避去盡室趨金陵宿留廣德寇歸乃反案提點刑獄職專治賊澄蒙朝廷寄委不能護衛疆境寇至先遯乞根究施行詔江東轉運司體量汝礪又言近論列俞充罪惡承詔俾

加審察竊聞充居親喪造州官擁妓沾醉依威怙勢與
在位相首尾多售官莊嫌於貪墨復托他人姓氏轉以
質易又彊假富民錢不歸鄉人銜之爭相匿名投狀訴
其罪于州巧事中官以盜名譽乞詳酌施行詔令俞充
分析充分析在十月九日中書時政記具載或可刪取
七月二十四日壬申俞充都檢正十月十四日令
兩浙監司體究十二
月五日充徙他官詔秦鳳路喀木及莽約克謀報事
令經略司量大小給賞

戊辰涇原路經略司言德順軍捕獲西界裕勒藏喀木使

來賣馬蕃部薩沁等十四人詔經畧司估直給錢安慰遣之或言薩沁等非賣馬實為間也蔡延慶曰彼疑故來覘執之是成其疑也卒遣之

己巳前兩浙轉運使屯田郎中俞希旦降一官知淮陽軍前秀州華亭縣主簿陳良孺等四人並衝替坐究治張若濟事不實也 賜闊閃弓一千劈陣刀二千付廊

延路經畧司備軍行使用從經畧使呂惠卿請也 詔真定府路安撫司專一提舉修蓋諸州軍摧塌城壁其

人工物料令轉運司疾速應副

庚午遣入內都知張茂則判都水監宋昌言權判都水監劉璿塞曹村決曰利州路轉運司言乞廢罷茶場

司許依舊通商令四路封椿每年茶稅并客人貼納歇馱錢年終具數依茶場司所收息錢變轉金帛助熙河

路博馬詔提舉茶場李稷比較以聞

元豐元年五月甲戌張宗諤張升卿

坐責朱本并入明年五月甲戌今依新本復存之

東上閤門使狄諮同提舉

教習馬軍先是詔選教內臣及馬軍武藝以諭諸軍令

王中正提舉教習及中正將兵討廖恩命諮權提舉中

正既還仍命諮兼同提舉

實錄載提舉教習馬軍事始末不具但於九月二十三日

書狄諮

同提舉蓋因御集也

今用御集一百十卷十年

九月二十三日手札增修

又密院時政記三月八日改

差王中正提舉教習馬軍當即是初命也元豐三年二

月二十五日己未亦云熙寧十年三月始命中正提舉

詔選教內臣及馬軍武藝以諭諸軍此據舊錄王中

正傳新錄削去今刪取之中正以七月九日討廖恩八

月五日召還熙寧七年九月十九日甲寅十年九月二

十三日庚午元豐二年五月十四日辛巳三年二月二

十五日己未三月十一日甲戌五月十一日癸酉六月

十八日己酉十一月三日辛卯五年十一月十七日甲

午六年二月五日辛亥舊錄王中正傳福建路劇賊廖

恩嘯聚剽掠久未擒詔中正捕戮中正分兵水陸並進

示以恩信恩等勢感乃解甲出降詔提舉教閱在京馬軍中正悉以所製弓弩諸兵器及擊刺施用與步射教法上之既試咸可用詔頒行之遷防禦使詔選教內臣及馬軍武藝以諭諸軍提舉教習軍馬所教臣僚軍班子弟及武學生員凡數百人既成引見陞補有差元豐元年提舉教閱開封府界諸縣保甲教諭府界將兵營陣武藝無都大提舉開封府界賊盜巡檢復獻民兵互保法且請於附近村疇建團教場在縣置集教場以時教習詔悉從之未踰年便殿臨閱以武藝出倫補班行者百數餘以次賞金帛自此以其法下河北陝西河東三州路而置使提舉如府界焉自中正悉以至詔頒行之凡三十三字新錄削去又自詔選教內臣至陞補有差四十五字

新錄削去

壬申詔近范子淵奏用杞濬滎澤埽河北岸灘背解南

岸危急圖狀可並付定奪所照會上既令蔡確等定奪
熊本及子淵是非又令馮宗道監視子淵用杷濬汴宗
道測量汴流有深於舊者有為泥沙所淤更淺於舊者
有不增不減者大率三分各居其一宗道日具實以聞
上意稍寤治獄微緩會榮澤河隄將潰詔判都水監俞
允往治之允奏河欲決賴用濬川杷疏導得完子淵因
圖狀自明上喜於是治獄益急矣

癸酉詔福建等路見鞠賊發及被劫地分不即捕逐并

見賊逗撓當職官洎賊黨鄉里所在最多州縣長吏等雖遇將來郊赦並不原 權判都水監俞充言汴口近

經裁減矯革過中事難濟辦乞自今差大使臣勾當汴口小使臣一人夾河巡檢京西都大司差部役使臣二人河清廣濟指揮增為公百人汴口歲差廂軍千五百

人從之 詔開封府界提點先自豐稔畿縣立義倉之

法

舊紀云初立義倉新紀云立義倉自畿內始元豐元年三月庚戌乃降詔自畿內始

降權發

遣福建路轉運副使屯田郎中李竦一官衝替以本路

盜發不即赴任也

甲戌彰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濮國公宗樸為兼侍中
進封濮陽郡王大敕繫銜文彥博下宗樸久病以篤聞
上批宗樸先帝通屬忠謹寡過可除兼侍中爵郡王制
命宜令今晚進來日降制後五日宗樸卒輟朝臨奠贈
太師中書令追封康王謚僖穆其後又給彰德軍節度
使牌印隨葬

宗樸十月七日卒今並書之舊紀書
宗樸兼侍中封濮陽郡王新紀因之

中

書都水監丞范子淵言准朝命䟽濬汴河蒙差官累行

試驗功利灼然臣欲乞候今冬疏濬汴河了畢將杷具
舟船等盡分與逐地分使臣令於閉口之後河道內先
檢量淤澱去處至春水接續疏導所貴河道上下通流
不致阻遏仍免別差官屬占破役兵就便集事下都水
監監司乞依所請施行從之

會要九月二十八日事

權發遣河

北西路提點刑獄丁執禮言今之縣邑往往故城尚存
然摧圯斷缺不足為固乞擇令之明者使勸誘城內中
上戶出夫以助工役以漸治之詔諸路轉運司委知州

知縣檢視計度合修城壁功料於豐歲勸誘五路除緣
邊外擇居民繁庶及當衝要縣諸路即先自大郡修完
初執禮自館閣校勘出為提點刑獄是年七月也上宣
諭曰朕惟河朔重地遴選監司故以舊御史為之又曰

卿職刑獄盜賊然盜賊最急宜用心督捕

上宣諭云云此據會要七

月五日事
今附此

詔以福建路新經盜賊全藉監司綏撫措

置蹇周輔宜仍舊福建路轉運使王居卿京東路轉運
使初命周輔與居卿兩易其任故也 詔遣北京在城

巡檢內殿崇班張禧修明州城

乙亥詔樞密院程昉所買修清汴木未斥賣者令主管
官司盡付宿泗川買石段入內供奉官曹貽孫管押上
京增修諸門 又詔近劉舜卿乞留投來北人科格依於
代州辨彼國刺事人已如其所請再詳本州密邇戎境
事無巨細彼悉知之前歲所留色格已可準驗今既存
留必引惹爭理可令發遣赴太原候有捕獲姦人依舜
卿奏令審辨真偽

丙子詔沅州置歸遠一指揮以五百人為額其新置靜
江指揮更不招填 黃河諸婦龍女廟並以靈津為名
封神濟夫人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八十五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寧十年冬十月己卯罷不拘常制奏辟官惟事干要切者聽仍舊先是同知審官西院竇卞以爲言詔從之詔福建轉運司本路槍仗手彊勇出衆爲人所推者給口券差人押赴關當等第收錄卽兇惡暴犯而未該

編配者再犯情重皆配充隣路本城卒

庚辰上批已差修塞決河提舉官日久今皆在京師未見端緒可令一員先往豫計兵夫宿寨趣什物薪糧有備庶興功之際率皆整辦不至乏事後差判都水監宋昌言學士院言編修內諸司式所送本院式十卷編學士員數并錄表䟽青辭祝文鎖院勅設宿直之類看詳學士員數繫朝廷臨時除授若表䟽青辭祝文或請禱之意不同難用一律況朝廷待學士禮意稍異宣召

勅設畫出特恩關白中書樞密院止用詔報不同諸司
乞下本所以吏人差補及官物出入之類並立為式學
士所職更不編載從之 侍讀鄧潤甫陳襄邇英閣進

讀因言司馬遷載秦漢以來君臣事迹有不可陳於君
父之前者如呂不韋傳之類是也上曰類此者皆闕之
勿讀侍講沈季長黃履奏講詩畢請講何經上曰先王
禮樂法度莫詳於周宜講周禮 詔檢正中書五房公
事自今不得倣中書行劄子故事惟中書執政官用劄

予以出政令時檢正中書五房公事輒劄送閣門閣門
以為言故降是詔客省言于闐國進奉使人婁阿爾
斯蘭等有乳香三萬一千餘斤為錢四萬四千餘貫乞
減價三千貫賣於官庫從之集慶軍節度使同平章

事宗諤坐尅留宗室俸以還已所貸息詔釋其罪右

諫議大夫知蔡州呂公孺知永興軍

六月八日公孺責蔡州此月十三日

彭汝礪云云

壬午詔河北路常平封樁斛斛量減價糶與水災闕食

戶 詔觀文殿學士戶部侍郎知洪州王韶落職知鄂
州韶謝到任表云為貧而仕富貴非學者之本心與時
偕行功業蓋丈夫之餘事又云自信甚明獨立不懼面
折庭爭則或貽同列之怒指撻時病則或異大臣之為
以至聖論時有小差臣言未嘗曲徇又云陷人君於不
義莫如退縮又云曉然知死生之不迷灼然見古今之
不變通理盡性雖未能達至道之淵微立言著書亦足
贊一朝之盛美侍御史知雜事蔡確言韶表皆怨憤欲

歸過主上而妄為自潔之辭臣嘗被命鞫熙河結糴違
法事聞韶屢有爭執大率以朝廷制獄為非察韶之情
不過阿庇舊日將校及欲揜其在任弛縱之迹後根究
諸州軍公使庫共借結糴錢二十餘萬緡回易取利韶
亦有支借百姓劉昌立錢鈔等事朝廷以韶方備位樞
府不復譴訶按韶本以邊功驟蒙拔擢其於朝廷政治
之要必未有卓然高論度越羣臣如爭結糴事不獨踈
繆又頗挾私則其餘所言臣雖不聞推此可知矣陛下

睿知神武羣臣莫望清光規摹言動如韶豈能窺萬一
乃敢指斥聖論而又言恐陷人君於不義耶妄自揚已
公肆慢上韶必知此表傳播中外因欲欺流俗以盜公
直之名乞行黜責故有是命韶既罷樞密言動頗不常
上法身三門一篇且云發明自身之學一曰鴻樞獨化
之門二曰萬靈朝真之門三曰金剛巨力之門又摹印
徧投宰執人以為病狂

癸未國子博士勾當雜買場周延年言昨東作坊退賣

祭服簪環履韞及三司斥賣長源王佩劔帶臣竊謂凡
祭祀之物轉移他用則非所以尊奉神靈故記曰祭服
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龜筮敝則埋之牲死則埋之
示不欲褻也願下禮官詳定凡天地宗廟社稷山川百
神之祀有服器之敝者則焚埋之禮院以延年之言合
於經意詔從之 知諫院黃履言伏見近日降授胡援
王子韶誥辭其畧曰當從顯誅以慰言者臣竊謂朝廷
黜陟之典係當世天下至公非以慰言者也播之四方

虧損事體上批宜如履奏改正其當制舍人錢藻仍上簿
詔大河決口官吏不以赦降去官原減下京西京
東府界差役兵二萬如不足以禁軍貼役

甲申修國史院奏近編修官黃履言國史不須立符瑞
道釋志及乞修表竊惟太史公書封禪班固志郊祀范
曄志祭祀而歷代之史又有方技列傳然則符瑞道釋
亦可以分附於志傳之間不須特立其名又紀傳雖備
而未有表今既修之恐不可無也本院看詳齊書有祥

瑞志天聖中史官以真宗朝崇建宮觀符瑞屢臻遂著
二志以載其事今撰仁宗英宗正史若與舊三朝史別
為書則不須著此二志若通為一書則恐真宗朝事無
所統繫況未奉朝旨通修所乞立表欲依履所請詔立
表不行餘俟通修國史日別取旨是時已命宋敏求修
公卿百官表而履等不知也 御邇英殿講讀時黃履
沈季長以講詩畢下殿謝上諭之曰詩言政其詳載於
雅頌而興義尤在末篇卿等發明微意朕甚嘉歎

丙戌樞密院言陝西河東相度到團結蕃部法欲依所
奏手詔曰夏人所恃以彊國者山界部落數萬之衆耳
按其地誌朝廷今已據有其半彼用之則并小陵大所
向如欲在我則徒能安撫養未嘗得其死力豈惟不能
用之又恐其為患也故小有悖戾官司惟能以利說解
之上下相習畏憚任其縱散久失部勒其近降之法固
非所宜知而敢任也然以理言之彼此均有其人而利
害遼遠今苟徇邊人衆知所說止於舊法聊改一二則

收功疑亦不異往日徒為紛紛無補於事可再下呂惠卿參詳以聞彭孫以廖恩見上諭曰爾罪法所不赦特曲常憲貸爾餘生授右班殿直其黨補授有差又諭彭孫曰廖恩久在福建作過汝能開道朝廷恩意使一方良民不被殘擾特遷兩官彭保遷一官後彭孫言廖恩於武僊場金火首身而彭保令人教恩未湏首已奏朝廷乞錦袍金帶乞下開封府根究先是孫嘗乞以袍帶招恩詔給錦袍銀帶各十後開封奏據證逮言保實

未嘗教恩上知曲在孫以在赦前特釋之 廣南西路
經畧安撫司言交人遣李繼元等與所差官於界首議
事欲令所差官以朝廷恩信曉諭乾德令送還所擄人
口給與疆土從之

戊子權發遣度支判官右贊善大夫王安上權發遣江
南東路提點刑獄舊治饒州上以安上兄安石方居閒

特詔安上治江寧

東軒筆錄王荆公再為相承黨人之
後平日肘腋盡去而在者已不可信

可信者又才不足以任事平日惟與其子雱謀議而雱
又死知道之難行也於是慨然復求罷去遂以使相再

鎮金陵未幾納節求開地久之得會靈觀使居於金陵
一日豫國夫人之弟吳生者來省荆公寓止於佛寺之
行香廳會同天節建道場府寮當會於行香廳太守葉
均使人白遣吳生吳生不肯還泊行香畢方大會于其
廳而吳生於屏後慢罵不止葉均俛首不聽而轉運使
毛抗判官李琮大不平之牒州令取問州遣二皂持牒
追吳生吳生奔荆公家以自匿荆公初不知其事也有
頃二皂至門下云捕人而喧忿于庭荆公偶出見之猶
紛紜不已公叱二皂去葉均聞之遂杖二皂而與毛抗
李琮皆詣荆公謝以公皂生疎失於戒束荆公唯唯不
答而豫國夫人於屏後叱均抗等曰相公罷政門下之
人解體者十七八然亦無敢捕吾親屬於庭者汝等乃
敢爾耶均等趨出會中使撫問適至而聞爭廳事中使
四日首以奏聞於是葉均毛抗李琮皆罷而以呂嘉問
為守又除王安上提點江東刑獄俾遷治所於金陵魏
泰紀此事或不妄然必非同天節若同天節則王安石

猶判江寧安上除憲時知江寧者乃元積中非葉均按是年十月六日陳忱自梓漕徙江東何琬自司農丞除判官當是代毛抗李琮十一日王安上除憲二十一日呂嘉問知江寧忌端為安石故一時頗有此除改江東憲本治饒州此據嘉祐驛程今移江寧并當考詳

知杭州趙抃言吳越國王

錢氏有墳廟在錢塘臨安縣棟宇頽圯林木荒穢欲令兩縣選僧道主管歲度其徒各一人以墳廟所收地利修葺從之

己丑詔提舉江南西路常平等事方澤送審官東院初澤奏請仍舊差三等入戶為耆長弓手免出役錢放罷

見宦之人而司農寺言免役行之累年具有成法澤之
所請妄謬不知守職故有是命 詔判揚州陳升之刺
配年小賊人罪特釋之 手詔平昌郡夫人同氏先朝
選置東宮保視朕躬凡十餘年勤謹小心久而不懈今
以壽終可特贈楚國夫人

庚寅龍圖閣直學士新知荆南提舉本路兵馬巡檢等
事吳中復言先臣名舉乞改爲提轄中書擬從其請上
批朝廷官稱避守臣私諱於義未安宜不行乃已 詔

自今舉官者不得舉轉運判官以上知州不得舉通判

若走馬承受在任得替及其親戚亦不得舉充本路差

遣

三月甲戌已降
不舉承受指揮

俞充分析彭汝礪所言事多自解

說詔汝礪具所言充事得於何人

詔兩浙監司體究時
政記在十三日墨本

在十四日今
從時政記汝礪言臣伏念天下之材有正則有所謂

邪有賢則有所謂不肖人君淵居嚴密無由自察之也

於是有耳目之官御史亦因衆人而問焉凡臣之糾摘

姦惡非有毫髮爲其身謀也實自陛下使之衆人或爲

臣言亦非有所欲也迫於臣之誠心而已迫以至誠而

得之及有所避畏而暴露之而投之畧獲陷穽之中而

臣乃獲安焉則臣不惟不容於人亦且得罪於爾有神

按歷代名臣奏議作亦且得罪於有司夫廢一官吏非足爲朝廷輕重也

然官吏以漏言於臺諫而廢則衆皆以前車爲戒而外

之是非得失無復至於臣輩矣以臣之昏弱不肖而使

憲臣盡不得聞知外之是非得失將無以照燭幽闇而

彌縫其空缺臣之罪莫大焉臣寧自劾不敢奉明詔充

之材行如陛下知之為詳則臣之罪亦自見矣凡臣所
居官職皆陛下所予願并褫奪以警狂易若猶未也願
益察之緣臺臣論列非一狀御史中丞潤甫裏行廉亦
各有疏乞詢于衆及委官盡公根究如有不實則臣為
誣善為殄行竄流荒遠其又何辭又言以下而達於上
以所未信而攻所甚愛皆所甚重臣敢忽諸自充有命
御史知雜確首議與中丞潤甫裏行廉及臣各為一狀
彈奏既未悟遽用全臺乃以臣開端凡臣所述一二皆

師言也陷諸父於刑以妻拜王中正求媚焉如刀溪之事及以相掾賣恩奉使假蹇凌侮苛刻事自黃廉得之多買官莊鄧潤甫黃廉與臣得之彊貸民蔣潛等錢鄉人投匿名書冒喪赴沈遼宴飲臣與鄧潤甫得之至與鄧潤甫在諫院時所指陳之迹狀王安石韓絳在中書所述之日月蓋無不可察焉臣問之衆人如是問諸百寮如是考諸事如是既已明白故不當問其所聞今陛下所與共天下事者惟一二執政之臣所以是非可否

都檢正或參焉使得其人則可以彌縫其缺而告所未至或非其人則竊弄權柄賣幣恩寵服讒以相傾菟慝以自衛其害亦豈淺哉藉以為不足論如陛下顯擢清選而交結權勢之近貴以幸進用焉則其所養可知藉使臣不肖其言為不足聽然自王安石韓絳鄧潤甫蔡確黃庶其間與臣皆同則其人可知充遠歸進擢皆知自陛下其戒臣者衆矣臣伏念古者閭主在上其鼎鑊砧斧可以烹斬人之物分布於前而其臣猶或即焉今

陛下神知聖德堯蹈舜而乃挾懷寵之私意蔽可誅之姦惡此非忠臣也臣竊謂天聰明自我民聰明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蓋未有不因於人者今陛下見其有能而臣見其不善以見所能而使之以所聞不善而廢之亦何傷於日月哉且夫先王建設諫彈之名以司耳目亦防其過誤非如俳優焉將以玩之充亦何能而轉因臣言而激拂之則充之用臣實不自安也夫度君之所欲而後言之思君之所能而後進之臣非不能

實有所不敢焉夫官職爵位之儻來寄也今日陛下愛
之則為士大夫明日逐之則為罪人然所以不敢忘者
忠也充不孝罷運判未幾得省判鄧潤甫論呂公孺罷
鄆州得永興軍是言之者幾所以興之也公孺自蔡改永興在此月
四所言充事乞詢於衆及委官根究詔兩浙轉運提點
刑獄司同體量以聞朱本簽貼云後來俞充宋均國分析到別無行遣削去今復存之
後二十一日卒罷充都檢正充罷都檢正在十二月五日曾肇銘汝礪墓云神宗

用汝礪言故罷充此盛德事也
紹聖史官乃削去今復著之

辛卯果莊董戩遣人進貢聽寓止同文館

癸巳昭化軍節度使宗誼加同平章事封濮國公詔濮
安懿王諸子襲封濮國主奉祠事候承襲遍即傳長孫
宗誼加同平章事舊紀書之乃
不書封濮國公新紀已增入梓州轉運司言瀘州

江安縣及安夷寨控扼蠻獠最為險要乞修築城寨從
之

甲午知桂州趙高言本州土兵止及二千四百人乞於
邕宜融州移雄略澄海指揮土兵二千六百人於桂州

置營總五千人團結委官提舉訓練候及一年輪替詔轉運司相度以聞其後本司言錢糧應副可無乏事從之

乙未知河陽翰林侍讀學士呂公著提舉中太一宮公著至京師時將祀南郊特詔閤門以散齋日對延和殿勞問周至且曰不見卿七八年殊覺卿老也公著面奏臣伏覩近詔舉才行堪任升擢官竊觀陛下自臨御以來虛心屈已以待天下之士士之起草茅由小官而超

至顯近者不可勝數然猶孜孜以求賢為急誠欲廣收
人才無所遺棄臣伏思自昔有為之君不借賢於異代
然唐虞之際亦稱才難則世固未嘗乏賢而人才亦不
可多得今陛下降發中之詔非徒為虛文也中外所舉
蓋百有餘人雖不能盡當誠參考名實而試用之宜有
可以塞厚望應明指者臣又竊詳今日詔意正欲達所
未達然數年以來天下之士陛下素知其能嘗試以事
而終就閒外者尚多恐其間亦有才實忠厚欲為國家

宣力者未必盡出於迂闊繆戾而難用也漢武帝時公
孫弘初舉於朝以不稱旨罷後再以賢良舉帝親擢為
第一不數年遂至宰相由是觀之人固未易知而士亦
不可忽何則昔日所試或未能究其詳數年之間其才
業亦容有進惟陛下更任之事以觀其能或予之對以
考其言兼收博納使各得自盡則盛明之世無滯才之
嘆不勝幸甚自熙寧初論新法不附執政者皆譴逐不
復收用故公著見上首言之 詔秦鳳路轉運判孫迥

應承受茶法文字及所聞利害並關提舉茶場司以迥
言茶法有未便事乞赴闕奏稟上曰朝廷已委李稷總
領其事若從迥奏恐議論乖異責任不一故有是詔
丙申詔草澤劉純一決杖刺配沙門島坐狂妄上書言
閩南之寇皆出於安南將帥抑黜不用之人聚成羣黨
叩心自苦亦非得已竊聞市肆偶語第相默諭皆謂有
姦雄無知之徒扇結良民直欲殺大臣而伸已憾法寺
言純一罪當流三千里有陰於法當贖特杖之

戊戌許州言太子太師致仕張昇卒昇忠信儉謹退居
十餘年葺田廬於嵩陽紫虛谷澄心養氣不問時事耆
老而耳目聰明卒年八十六上輟視朝贈司徒兼侍中
謚康節詔於例外更與一人降等恩澤 太常丞集賢

殿修撰權度支副使張琥太常丞直史館檢正中書五
房公事俞允並兼權都提舉市易司司勲員外郎都提
舉市易司呂嘉問爲司封員外郎直昭文館知江寧府
賜錢三百千以嘉問領市易自熙寧九年十年凡收息

錢百四十萬餘緡故也

呂嘉問自都提舉市易司出知江寧必以王安石故也魏泰所

記當得之已具注是月十一日王安上除憲時

己亥詔川峽路令佐毋得並差川峽人 又詔京東西

路增置馬軍十三指揮

庚子永國公俊卒年五歲上悲甚廢朝五日又不視事

三日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封兗王謚哀獻於是翰

林醫官副使李永昌張昭文以用藥謬誤除名編管永

昌隨州昭文唐州餘各降奪有差太常禮院言準禮為

無服之殤詔特舉哀成服皇后率嬪御殯普安院

永國公以

六年四月甲戌朔生皇第三子也九年十二月己丑皇第六子生即哲宗也若永國公尚無恙不應便以元子坐之禮告天地恐永國公卒或在九年十月十七日庚子哲宗未生時非十年十月二十三日庚子也新舊紀皆因實錄當考俊墓碑誰作當檢

癸卯詔麟州蕃官西頭供奉官閤門祇候高世忠李保忠各遷一官以河東路經畧安撫使韓絳言世忠保忠等捕殺西賊不失期會故也

甲辰詔秋考中銓試稍優二人循一資三人與堂除中

等十八人不依名次注官下等四十五人注官

乙巳詔茶場司許不依常制舉辟勾當公事官三員

復永靜軍阜城鎮為縣御史彭汝礪言臣幸以不肖

得備數憲府與聞朝廷之議論而其學不根屢辱聖訓
乃知堯之道無能名孔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而
其聞有所未達不敢諱匿不陳以負盛恩惟陛下加察
焉臣聞之凡人莫難於爭臣為人臣則不得有已為爭
臣則不得有隱人君我之所天也能制禍福能制貴賤

而有過則必正之人臣我所委也非能輕重之非能榮辱之而有姦惡則必言之以至賤應至貴而言其所惡聞之過失以至孤敵至衆而發其所隱之姦惡則危辱怨禍之至如歸焉危辱怨禍不獨其身亦及其子孫夫抱關擊柝乘田委吏皆可以成業而以儻來之名器舍去天下之至安投不測之危禍背違衆人之榮譽而兆無窮之怨惡則其身其計非為其家亦明矣陛下至誠懇惻願治如臣不肖而優容假借慰藉之良厚則知陛

下屈意於天下之賢雖古人不能過也聽言之道有所
未至者三盖有所疑有所易有所專此臣之所未喻而
不敢諱匿者也臣聞之人君所以交於天地應於萬物
者無所不用其誠也在我者無所不用其誠則人之誠
亦至焉臣竊聞陛下勵精於事纖悉必躬而不能無疑
心臣以為不然周尹言王中正事陛下疑以為中正不
能成就蜀中士大夫然後知說者有以焉夫言國恩與
鄉里孰重必曰國恩重得於人君與得於人臣孰重必

曰人君重違所重而取欺天之罪從所輕而取小人之
譽臣子恐不敢如此臣伏思陛下於百官之中取六七
人者為諫官御史使得察百官邪正辨天下利害而言
之則必以其人為可信也以為可信則任之而不疑以
為可疑則去之而不任既任之復疑之既疑之復任之
非誠之至也蓋上以疑待下則下亦以疑事上上下下之
志不交則不足以有成矣陛下所委者外臺也今外臺
乞罷免黜逐者日夕不絕使陛下以意度之以為某人

為某事言某事為某人言某人

按原本作某人言某事為某人今據歷代名臣

奏議校正

臣知有所不能徧臣非為尹辨恐陛下以是心待

天下則賢才如尹者知有所不言矣臣所論多陛下宣
諭及所戒飭者則知陛下之意不以不肖為可惡而將
告教之也臣雖已銘刻然於義有所未安則其告之亦
不敢後也蓋君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陛下知
足以落天地辨足以彫萬物聖敬日躋方登於堯舜而
羣臣區區曾不足以髣髴於五帝之佐其何能仰望清

光哉陛下歸視收聽退藏于深宮羣臣猶且縮慄震懾不敢以盡使以明為用則熒熒之火必不能為光矣臣每見陛下之臣稱陛下高明博厚比於天地論之於古則貫穿歷世而不遺行之於今則周旋萬事而無盡臣下知嗟嘆而已臣獨有疑焉臣前略論市易事蒙宣諭以為不知本末臣誠山野未更於事然臣所以事陛下其嚴如天凡所欲言稽之古參之今聽之民謀之士大夫反覆至於無不同而後言少疑則闕之十至於八九

焉則於本末之際不敢言不知也陛下試盡察之而少
賜寬閒之燕使臣得指畫於前而少容盡其區區之愚
則臣之言必有以當聖心者蓋天下之人散之則愚合
之則智故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夫婦之愚非足以
言於君子有取焉以其有所長而已不以其不足聽而
忘之也如臣昏闇未諭指數其言不善固不足道惟陛
下以誠心待之則言有善於臣者不得疑之矣臣嘗言
之曰是非在於衆人則衆人共之利害繫於天下當與

天下共之蓋雖人主有不得專也呂嘉問之姦欺險諛
自大臣至於僕圉之賤自朝廷以至於四海之遠蓋無
不聞知所以愛憐而不忍去者獨陛下而已夫人君之
於人臣固有所謂庸之者能有益於國而於民為損能
有利於臣而於民為害皆非先王之所庸也傳曰民功
曰庸則先王之所以庸之者以民為主而已夫辟土地
以彊國實府庫以富國以今言之如所謂才也而孟子
以為民賊況嘉問上欺陛下下欺民實未有以益國羣

臣言之愈切陛下持之愈固臣未知所謂也夫嘉問區區實不足數為陛下道然陛下以是待天下之士是害有甚於嘉問者陛下有不得知矣有所疑似乎不能母意有所易似乎未能母我有所專似乎不能母固凡此皆非微臣所望於聖學也有所疑則忠信之士不至有所易則禮法之臣不勉有所專則正直之言不進忠信之士不至則所遇者譎詐而已禮法之臣不勉則所任非所嚴者矣正直之言不進則過有不得而知矣此不

可不戒也臣聞之治國猶治疾不能望而知之聞而知之亦可矣不能聞而知之脉而知之亦可矣知疾在一支則治一支在一體則治一體以一支體為不足憂則歲時日月之變外有傳之內小有積而大四支百體病有不可勝治矣臣竊惟陛下剛健不惑日勵精於事天下指日數月以望唐虞成周之太平今有為十年矣而事功未至於成就而其弊有加焉凡此疑皆言路不通之過也惟陛下加察焉

貼黃

臣性不能書而所言事多親得

於德音不敢宣露以取漏言之誅故自繕寫以進字多

不真謹惟陛下裁恕

汝礪章不得其時十月二十一日呂嘉問出知江寧今附十月末周

尹罷御史在九月十六日尹言王中正事當考

十一月戊申朔詔知審刑院崔台符錄問濬河司公事命官不以輕重吏人徒以上皆不以赦原

己酉詔右千牛衛將軍世獎等五人免追官勒停聽罰金坐私接賓客罪至徒二年上特寬之

庚戌詔自今命官犯公罪不至追奪而去官尚當論罪

取旨者錄問訖勿禁留仍知所在 屯田員外郎劉定

奏蒙恩罷歸今被差通判和州臣累奏暫留衢州實欲
扼賊奔衝以衛二浙今賊敗降亦或由此上批定累奏
辯明可坐以擅留禁兵遷延不即討賊罪狀劄與令知

五月丙子劉定以檢正體量福建災傷
八月癸未責衢倅此據朱本新本削去

辛亥李憲言奉職劉戒屈萬寧吳猛有戰功武藝引試
延和殿萬寧猛皆不應格上以有戰功遷一官 詳定
編修諸司勅式所上所修勅令格式三十卷詔頒行之

龍圖天章寶文閣四延福宮一起居院一四方館一玉牒所一入內內侍省合同憑由司二翰林圖畫院二提點內弓箭南庫并內外庫二後苑御弓箭庫一入內侍省使臣差遣四內侍省使臣差遣三御藥院二在內宿

直人席薦一

此據會要與藝文志十一月四日事

甲寅詔都提舉市易司上界本錢以七百萬貫為定額如不足以歲所收息補滿其先借內藏庫錢歲以息錢二十萬貫還之 又詔羣牧司選馬七十二匹賜雄州

容城歸信縣闕馬弓手

乙卯詔東上閤門使知岷州种諤西上閤門使熙河路
鈐轄韓存寶各賜銀絹二百部將莊宅使郝貴等五人
各減磨勘三年以南川寨禦賊有功也 詔高陽關路

副總管六宅使帶御器械卞贊落帶御器械都監供備
庫副使劉晟監押西頭供奉官張孝傑各追一官勒停
第七將衛進安撫使張景憲各罰銅二十斤始高陽關
募兵契丹陰遣北界刺事人應募主司不察定州路安

撫使薛向諜知之吏懼罪縱使亡去向使人入北界誘捕得之聞於朝械送瀛州戮于市故景憲等坐責罰上賜向詔曰卿本部事修鄰道失姦又能捕致方之諸帥實罕其儔詔復都官郎中分司西京謝景初權蕃郡通判權通判保安軍李杲卿任滿取旨以知樞密院事馮京言景初等以在蜀燕飲事被劾得罪臣時在中書始謂景初等事狀無可疑者及去歲至蜀訪之當時官吏謂事出中昧而怨仇之人造成其罪今若別加推鞠

則當時證逮多或不存重為煩擾望憫其久廢不循常格牽復任使故有是命 詔河北京東西淮南等路出夫赴河役者去役所七百里外願納免夫錢者聽從便每夫止三百五百

丙辰軍器監言天下軍器五路已編排修完其餘諸路欲令隨州郡大小次第編排以五千人至千人為額從本監量定年限於都作院修選委監司或提舉司官一員提舉點檢從之 詔曾公亮依外任使相陪祠例支

賜西作坊使辰州刺史世興卒手詔世興自陳補外

依在內宗室贈青州觀察使北海侯

自陳補外在熙寧四年九月

戊午以左龍武大將軍筠州防禦使宗景為懷州防禦

使先是手詔相王允弼皇家近屬先帝敦伯父之愛眷

顧加禮逮朕纂承以行尊諸祖待之尤所致恭今宗續

云亡

宗續卒於是年七月

諸子尚列環衛非所以稱王昔日親膺

光寵之意王之子宗景於今為長宜特遷一官故有是

命宗景允弼第三子也

已未代州言北界西南安撫司牒稱去年九月南軍擅
入當界燒毀劉滿兒田禾等舍屋請嚴行誡約及追取
價直上批此與真定壤界若不明指照據速定分畫即
含胡日久又成爭端乃詔安燾親詣真定窮究即具所
檢北人所種田土燒毀因依仍選官照驗案籍具侵與
不侵省界及當分界去處畫圖以聞

後來如何
當檢附

賜河

北東西修城役兵特支錢有差

庚申廣南東路經畧司言占城進奉人皆是與交趾往

來之人今令詣闕慮雜姦細其間難以識察乞只令廣
州下卸詔依例發遣赴闕 詔三司具陝西新法鹽鈔
入過斛斗比舊鈔時入過若干并取沿邊州軍八年九
年分錢逐季及見今新法鹽鈔在市買賣實價以聞

王珪

會要十年十一月十三日事實
錄無此今增入要見比較如何

辛酉以昭宣使嘉州團練使入內副都知王中正領果
州防禦使初樞密院奏中正當磨勘上以其有軍功故
特遷之仍詔自今兩省都知押班已轉至觀察使如該

磨勘雖有功止遷使額其有特旨者令樞密院執奏

新紀

書詔兩省都知押班已至觀察使如年勞及有功止轉使額雖有特旨令樞密院執奏舊紀不書中正傳云至福建捕賊廖恩降詔提舉教閱在京馬軍遷果州防禦使其至福建在七月提舉教閱軍馬九月二十三日可考

詔邕州觀察使宗暉權奉祠濮安懿王神主

壬戌以成都府利州路鈐轄客省使狄詠為西上閤門使用去年十一月癸酉詔也 廣南西路經畧司言交

趾上表犯廟諱已退回詔收接附遞奏 武學奏學生

賀平隨無黨武藝精熟引試延和殿並補三班借職

詔支錢六十萬貫分給陝西轉運司乘歲豐市運儲

癸亥錄撫接董戩般擦出漢功宣政使宣州觀察使李
憲賜衣帶羈馬及與一子轉資客省使達州團練使熙
河路鈐轄王君萬為本路都鈐轄內殿承制張承鑑轉
兩官餘遷秩有差

戊辰吳充言臣與判大名府文彥博為姻家今治濬河
公事而彥博在中有司方讞獄上臣乞免簽書從之

復州錄事參軍萬延之奪一官皇城使閻士良奪兩官

並勒停延之坐託監雄州權場官吏買物帛士良報上不實也

己巳廣南西路轉運司言九道白衣李聚明等探到交趾事狀詔自今如九道白衣至令經畧司優加撫納嘉其向化之意

庚午以西蕃邈川首領董戩都首領青宜結果莊為廓州刺史鄂特凌舌為松州刺史大首領巴勒藏達爾結等四人並與郎將小首領一人與副軍主特用進奉首領赴

闕例也

辛未齋于大慶殿

壬申薦饗景靈宮

癸酉朝饗八室

甲戌冬至合祭天地于南郊以太祖配大赦天下
取
赦日合刑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八十六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寧十年十二月丁丑朔廣東轉運司奏占城國進象
辛巳以太常丞直史館檢正中書五房公事俞充為集

賢殿修撰都大提舉市易司兼在京諸司庫務

不知誰代充為

都檢正七月二十四日壬申初除都檢正御史
彭汝礪有言十月十四日令兩浙監司體量

壬午詔自明年正月朔旦改元為元豐 權發遣福建
路轉運使蹇周輔乞移路分都監一員駐建州從之

詔南郊禮畢在外學士韓維王陶孫永陳薦皆東宮舊

臣依陪祠例給賜 又詔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武

功郡王高遵甫追封衛王定國軍留後贈侍中向經贈

太傅中書令河間郡王 廣濟河輦運張士澄以催運

有勞減磨勘三年

本不當書以初復廣濟河運故特書之七年十月丁卯士澄初修廣濟河

詳定一司勅所以刑部勅來上其朝旨自中書頒降

者皆曰勅自樞密院者皆曰宣凡九門共六十三條從

之

中書時政記十二月六日詳定一司勅所言準朝旨送下編到刑部勅二卷共七十一條令將所修條并

後來勅劄一處看討其間事屬別司者則悉歸本司若兩司以上通行者候將來修入在京通用勅已有條式者更不重載文義未安者就加損益合與海行勅相照者已申中書及牒重修編勅所兼詳皇祐一司勅係皇祐四年九月八日頒降令於逐條後目為降勅日其後來聖旨劄子批狀中書頒降者悉名曰勅樞密院頒降者悉名曰宣共修成一卷分九門總六十三條已送刑部審刑院大理寺律學看詳後申中書門下看詳訖其改更條件屬樞密院內事體大者亦已申稟如得允當乞降勅命以熙寧詳定尚書刑部勅為名下本部雕印頒降仍乞與律令格式編勅兼行如與本部勅文意相妨者許依本部勅未降新勅日前已用舊勅與奪之事

不得援引新勅追改其熙寧十年六月終已前條貫已
經編載者更不行用內本部見用舊法升補出官人吏
新勅無文者並依舊條施行候無合用舊法人吏其條
更不行用舊條內合入別勅不係衝改者未頒降新條
間且依舊施行所有熙寧十年七月一日以後條目為
後勅詔刑部依此施行時政太詳實錄太畧會要當用
給度僧牒一百三賜福州船戶以其被募征安南船
有損壞故也

甲申手詔比楊琰高靖檢河道回具所見條上可召審
問參質利害庶被災之民不致枉有勞役初河決曹村
命官塞之而故道已堙高仰水不得下議者欲自夏津

縣東開簽河入堇固護舊河七十里九十步又自張村
埽直東築隄至龐家莊古隄袤五十里二百步計用兵
三百餘萬物料三十餘萬而琰等以為口塞水流則河
道自成不必開築以糜工役上重其事故令審問仍詔
侍御史知雜事蔡確同相視以聞既而以確母病改命
樞密都承旨韓縝後縝言漲水衝刷新河已成河道河
勢變移無常雖開河就隄及於河身剏立生隄枉費功
力欲止用新河量加增修可以經久從之

縝言在明年
正月今依朱

本移
入此

又詔經制熙河路邊防財用司條上利害事內
有可行者宜先行下庶於田事未興可及時經畫以助
邊費時以熙河用度不足仰度支供億於是命入內都
知李憲領經制財用司中書具憲所條上可施行者凡
十四事如所奏行之八月六日文武百官並以南郊赦書
加恩 殿前虎翼軍都指揮使張崇煥文思使以秦鳳
熙河路計議措置邊事司攻討山後生羌所部獲級數
多故也 詔內外責降官侍從之臣委中書宗室委大

宗正司武臣委樞密院具元犯取旨 詔西蕃董戩已

遣使朝貢舊係秦州解發今既建熙河一路委本路帥
府解發并給茶綵 詔集慶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宗諤
崇信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大宗正事宗旦各賜毬文
金帶

乙酉明州言日本國遣僧仲回等六人貢方物

丁亥皇子傭為天平軍節度使均國公价為武勝軍節
度使建國公 上批遂州西南重鎮鈐轄一道兵甲朝

廷常遴擇守臣今梁端資齒庸邁恐不足任事可別選

官乃差范純禮

差純禮據御集明年正月二十五日乃為河東路提舉常平當考梁端墓銘張

舜民作

入內東頭供奉官勾當御藥院劉有方乞罷職

事詔除東作坊使仍帶御器械以勾當御藥院歲久及

逮事先朝故也

賜京西兩路捕盜賞錢五萬緡付河

北東路轉運司為塞河之費

以秦鳳等路提點刑獄

駕部員外郎霍翔兼同管勾經制熙河路邊防財用事

其提舉官莊及營田弓箭手公事並罷悉歸本司

時政記載

經制司奏請條目甚詳
今但依實錄八月六日

戊子以西蕃邈川首領保順軍節度使董戩為西平軍
節度使 詔知饒州駕部員外郎范子明移鄰路差遣
以提點刑獄司言其苛察也 編修院言奉詔編修官

王存林希編修會要存等日討論國史難以專修乞差
光祿寺丞李德芻試校書郎陳知彥修會要從之仍於
崇文院置局 詔南劍州知州通判邵武軍知軍簽判
自今並堂選如職事修舉無盜賊驚擾與堂除差遣一

次 上批故宣慶使昭州防禦使李神福幼事晉邸及
即位給事左右親信特異中禁密務咸委辦之今裔孫
舜舉以家藏宸翰十餘幅來上可賜神福墳寺為褒勤
禪院每二年度一僧母得為例 又批河北緣邊米價
騰貴轉運使糴司尚增錢召人入中不惟使逐熟細民
艱食又糜公錢以資豪右可速指揮如軍糧可支二年
即權住收糴 詔開封府界諸路累年災傷積欠二稅
常平免役錢權行倚閣及減放河北京東路河決水災

人戶役錢以被災分數為差

己丑詣太平興國寺啓聖院萬壽觀神御恭謝

庚寅詣慈孝寺神御殿恭謝遂幸中太一宮集禧觀大

相國寺

癸巳德州防禦使李珣為宣州觀察使知相州以上批
珣自改防禦使及今已二十年宜以章懿太后近戚之
故特遷一官 韓縝等上與遼人往復公移及相見語
錄并地圖詔縝同呂大忠以耶律榮等齎來文字館伴

所語錄及劉忱等案視疆場與北人論議及朝廷前後

指揮分門編錄以聞

大忠服闋判兵部遷密院
檢詳不知當此時任何官

涇原

路經略司言鎮戎軍熙寧寨經久可守禦乞且存留從

之以皇城使登州防禦使趙令晏提舉在京諸司庫

務

此據朱本宗室書姓
與常例不同當考

甲午知諫院黃履言近因陪侍郊祭竊觀禮樂之用以

今準古有未合者蓋自秦至於周文章殘缺有不可考

故也然臣聞禮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

未之有猶可以義起況因其有而正之乎伏望命有司
并羣祀考正其大略而歸之情文相稱詔履與禮院官
講求以聞

明年二月戊午置詳定所

右正言直集賢院兼侍御史知

雜事蔡確知制誥以上批確可召試故也 知桂州趙

高言邕欽州峒丁訓練未至欲先委安撫都監劉初因
提舉團結往逐寨鎮選武藝精彊上等人籍姓名外其
中下等人委逐州峒知州等訓練至歲終教習增及三
分本州峒首領各置所管人數與轉資減磨勘年等第

給賜從之 詔近下經制熙河路財用司畫一治田等

事聞所降指揮已入遞付熙州治所緣本司官李憲見
在京師宜別錄中速劄下庶令及時早得行遣

八月經六日

經制熙河路邊防財用司李憲言奉勅差專切經制熙河
路經久邊防及財用條陳置司事一曰備戰蕃兵春秋逐
族番休勾抽點閱犒設二曰弓箭手以萬人馬以六千匹為
額以漸減戍兵於要害處築護耕堡農隙委官點閱三曰
熙河岷州通遠軍各置權場貿易百貨以來遠人獲利助

邊四曰一路城壘依緩急先後興功修築以簡中保寧
指揮充役五曰於本路擇水草便利處約以古法置監
牧養牛羊等詔擁場以市易司為名餘令立法以聞

丁酉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昌州團練使知河州苗授
知雄州西上閤門使果州團練使秦鳳路鈐轄劉昌祚

知河州

劉昌祚知河州朱本乃於明年正月九日別書今止從墨本

知制誥知審

官西院蔡確知諫院兼判司農寺詔三司於永興秦

鳳兩路支年額鹽鈔錢三十萬緡付羣牧司買馬知

桂州趙高乞專委橫山寨主監押招誘蠻人買特磨道等戰馬從之

辛丑遼主遣賀正旦國信使長寧軍節度使耶律孝淳副使太常少卿史館修撰李儼來賀正旦客省使達州刺史熙河路鈐轄王君萬兼同管勾經制本路邊防財用事君萬言乞推示恩信誘結董戩等部族首領詔熙河路經略司應董戩般擦到本路即令開諭首領有願補漢官者保明以聞

君萬兼經制財用朱本乃於明年正月九日別書今止從墨本

樞密院言東作坊使知乾寧軍向綽上簽書樞密院
事曾孝寬問候書不合叙說到恩州故城村有一賈家
係保正在村恣橫號截道虎州縣回避保甲作賊因依
已差替詔與駐泊或州都監差遣

此據密院
時政記

詔以諸

路禁軍闕額數多遣大使臣七負於開封府界京東西
陝西荆湖路與長吏及當職官招簡填補 增徐州彭

城縣丞一負於利國監 又詔經制熙河路邊防財用

司兼秦鳳路財利事及置市易務不隸都提舉市易司

其熙河秦鳳路市易務並罷

明年正月
癸亥當考

癸卯河北路體量安撫安燾言乞河北兩路被水災戶
第四等以下放稅及七分者望許赴常平倉借請糧以
口率為差又流民所至當行賑救宜許於常平省倉或
封樁糧借支以度僧牒所允米數撥還如不足則勸誘
力及之家出備即毋得於數外掇斂從之 河北東路

經略使韓絳言殿中丞權通判代州趙咸根括地畢乞
推恩詔趙咸遷一官陞一任 經制熙河路邊防財用

司言州軍城寨各有蕃部弓箭手官莊營田水利等事務繁多乞依常平司逐州軍差通判或職官一員逐城寨選使臣一員充管勾官從之 詔南劔汀建邵武四

州軍自今為重法地分從轉運使蹇周輔請也

元豐元年六月

二十九日可考

宣政使李憲為宣慶使 詔彭汝礪所言俞

允事訪聞係虞部員外郎宋均國說與臺官令均國分

析聞奏

時政記十二月二十七日事明年正月二十三日均國分析到訖無行遣

甲辰詔鑄錢司並以元豐通寶為文 又詔禮院講求

親祠太廟而不及配享功臣禮例以聞

明年閏正月
壬午配享

是歲宗室子賜名授官者五十四人斷大辟三百八十
九人天下主客戶一千四百二十四萬五千二百七十
口三千八十萬七千二百一十一

此據王珪會要
增入實錄無之

司

馬光以書與吳充言光愚戇迂僻自知於世無所堪可
以是退伏散地苟竊微祿以庇身保家而已近聞道路
之人自京師來者多云相公時語及姓名或云亦常有
所薦引未知虛實光自居洛以來仕宦之心久已杜絕

在少壯之時猶不如人况年垂六十鬚髮皓然視昏聽重齒落七八精神衰耗豈復容有干進之心但以從遊之久今日特蒙齒記感荷知己之恩終身豈敢忘哉顧惟相公富貴顯榮豐備已極光踈冗之人無一物可以為報惟忠信之言庶幾仰疇盛德之萬一耳伏惟明主厯選周行登用人傑以毗元化以光不敢忘知己之心知相公必不輕孤於明主也竊見國家自行新法以來中外恟恟人無愚智咸知其非州縣之吏困於煩苛以

夜繼晝棄置實務崇飾空文以刻意為能以欺誣為才
閭閻之民迫於誅斂人無貧富咸失作業愁怨流離轉
死溝壑聚為盜賊日夜引領冀朝廷之覺寤弊法之變
更凡幾年于茲矣相公聰明豈得不聞之邪今府庫之
實耗費殆竭倉廩之儲僅支數月民間貲產朝不謀夕
而用度日廣掊斂日急河北京東淮南蠡起之盜攻剽
城邑殺掠官吏官軍已不能制矣若不幸復有方二三
千里之水旱霜蝗所在如是其為憂患豈可勝諱哉此

得謂之細事保其必無而恬然不以為意乎賈誼當漢文之世以為譬如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若當今日必謂之火已然而安寢自若者也昔周公勤勞王家坐以待旦跋胡蹙尾羽敝口瘡終能為周家成太平之業立八百之祚身為太師名播無窮子孫奄有龜蒙與周升降王夷甫位居宰輔不思經國專欲自全置二弟於方鎮以為三窟及晉室阽危身亦不免然則聖賢之心豈皆忘身徇物不自為謀哉

蓋以國家興隆則身未有不預其福者也顧衆人之識
近而聖賢之慮遠耳如相公之用心固周公之用心也
今若法弊而不更民疲而不恤萬一鼠竊益多螽蟴有
毒則竊恐廟堂之位亦未易安居雖復委遠機柄均逸
外藩外藩固非息肩之處乃至投簪解紱嘯傲東山東
山亦非高枕之地也然則相公今日救天下之急保國
家之安更無所與讓矣救急保安之道苟不罷青苗免
役保甲市易之息征伐之謀而欲求其成效是猶惡湯

之沸而益薪鼓橐欲適鄢郢而北轅疾驅也所求必不
果矣欲去此五者而不先別利害以寤人主之心則五
者不可得而去矣欲寤人主之心而不先開言路則人
主之心不可得而寤矣所謂開言路者非如臯時徒下
詔書使臣民言得失既而所言當者一無所施行又取
其稍訐直者隨而罪之此乃塞言路非開之也為今之
要在於輔佐之臣朝夕啓沃惟以親忠直納諫諍廣聰
明去壅蔽為先務如是政令之得失下民之疾苦粲然

無所隱矣以聖主睿明之資有賢相公忠信之助使讜
言日進下情上通則至治可指期而致弊法何難去哉
夫難得而易失者時也今病雖已深猶未至膏肓苟制
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尚有反掌之易失今不治遂為
痼疾雖邴魏姚宋之佐將莫如之何必有噬臍之悔矣
相公讀書從仕位至首相展志行道正在此時苟志無
所屈道無所失其合則利澤及於四海其不合則令名
高於千古丈夫立身事君始終如此亦可以為無負矣

充代王安石為相知天下不便新法欲有所變更嘗乞
召還光及呂公著韓維蘇頌又薦孫覺李常程顥等十
數人皆安石所斥退者故光遺以此書而充不能用光
亦卒不起光與充書不知何時據光書云年垂六十充
以熙寧九年十月代王安石為相光是年五
十八其明年當熙寧十年光年
五十九因取光書附十年末張方平上書言臣聞

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
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
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

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
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
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
外騷動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
姓窮匱饑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
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
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
之人冥謫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

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
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
復言請為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遠畧
戍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
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
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
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至成功建元之間兵
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

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平獍事起京師流血僵尸
數萬太子父子皆敗故班固以為太子生長於兵與之
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沒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
下江南繼事西北煬帝嗣位此志不衰皆能誅滅彊國
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
尤喜用兵既已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
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
凌遲不絕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

寬厚克已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
為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勝
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勝而遂滅臣每讀書
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
方其用兵之初隨即敗歟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禍敗
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
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
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嫚兵

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麟府涇原之間敗者
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宴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
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
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
彊即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察見此指多言
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
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
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而薛向為橫山之謀韓絳

効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協力師徒喪敗財
用耗絀較之寶元慶厯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
邊兵叛背京師騷然陛下為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
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怒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
尚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
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為恥力欲求勝以稱上
心於是王韶作禍於熙河章惇造釁於橫山熊本發難
於渝瀘然此等皆殘殺已降俘累老弱困敵腹心而取

空虛無用之地以為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彊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曩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瘡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貲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為用兵之意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裔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

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
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
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剗鱗魚鱉以為膳羞食
者甚美見食者甚苦

按蘇軾文集
作死者甚苦

使陛下見其號呼於

梃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筯而
不忍食而况用人之命以為耳目之觀乎且使陛下將
卒精彊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則既勝之後禍亂
方興尚不可救而况所任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

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
餘州郡征税之儲上供殆盡百官廩俸僅而能繼南郊
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
饑疫之後所在盜賊蠭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
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為大盜無以自全
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
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
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

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食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疫癘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所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默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為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

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
下矣昔漢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
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
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患深
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為
過矣然而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為力
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為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
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

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於勇銳奮發之中舍已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書辭盖方平託蘇軾為之上頗為感動訖不從也至永樂敗乃思其言云

十朝綱要云是歲以提舉茶場司李杞言始盡權蜀茶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百八十六
經部